

2022年12月24日

恩师蒋华良先生千古

——学生付伟悲恸悼念——

昨晚惊闻恩师蒋华良院士仙逝，傻楞半晌，不敢也不愿意相信，彻夜未眠，想起相识恩师 21 年的种种，先生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止不住泪如泉涌。

提起笔，泪湿衣襟，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怎能不忆朵朵梅花开？惜只留清气满乾坤，叹人生苦短，江南才子，天生傲骨，却侠骨柔肠，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初相识

2001 年博士即将毕业之际，在蒋老师课题组的师兄劝说我追随先生学习药物设计，在北方长大的我虽从未想到到南方发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蒋老师发了邮件，却是不到 1 分钟秒回，蒋老师催我立即动身，初步体会到老师做事的雷厉风行，不想这不到 1 分钟秒回的邮件改变了我一生的归宿。于是未加思索，带上蒋老师寄给我的老师主编且带亲手签名的葵花宝典《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匆匆踏上了南上的列车，一路走一路肯宝典。我博士的专业是用量子化学方法进行非线性光学材料分子设计，此行转专业，既期待，又有些忐忑不安。周日赶到上海，到实验室找师兄问询安家琐事，竟见到老师，后来才知道老师周日始终都是在实验室工作的。本想身着正装准备充分再面见导师，不想这样唐突与老师第一次相见，不得不和老师招呼，老师客气地和我寒暄后，我赶紧退出，有些仓促。

感受 DDDC 文化

DDDC 坐落在太原路院一座白色二层小洋楼，曾经的法租界，里面有 7 个壁炉，门牌号是 222。2021 年组里加上研究生 DDDC 共 16 人，进到组里就是一家人。组里各种活动都带着家属，师兄姐妹和家属们很是熟络，对蒋老师的夫人我们也直呼名字，大家都亲切地喊蒋老师老蒋，蒋老师也乐于大家喊他老蒋，彼此感觉甚是亲近。实验室每位成员都非常爱惜课题组，开空调时大家随手关门，免得费电，打印纸张，一定正反面都用避免浪费，每个人都把实验室当做自己家一样节俭爱惜。

拼命三郎

初到 DDDC 开组会，因为专业跨度大，我起初不懂，虽是博后，但却是个药物设计小白。于是起早贪黑在实验室摸索。特别是每到星期日下午大家都出去玩了，实验室空荡荡地就只剩下我和蒋老师，蒋老师的日历里是没有周末的概念，全是工作日。日久发现，蒋老师经常睡在二楼的地板上，当时小民师兄也常常在二楼地板打地铺，和蒋老师一起工作。蒋老师每天早晨 7 点多便到实验室，却顶着星辰回家。我发现越是到节假日，蒋老师越忙，他都在实验室二楼地板上打地铺，一大早就到一楼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笔记本前专注地工作，似乎蒋老师有无穷多的材料要处理。蒋老师有些瘦弱，但感觉有超级能量，又觉得他不断地在透支身体。

工作生活欢乐时光

蒋老师给我的第一个课题是用布朗动力学模拟进行钾离子通道和神经毒素相互作用研究，这和我非线性光学材料分子设计的博士研究课题完全不搭边，我当时是分子模拟领域的全新小白一枚。好在博士训练期间，写过十多篇论文，学会了科研思维。于是一头扎进中科院的满是灰尘的情报室查文献，那时候文献很难获得电子版的。我做课题时不断地请教蒋老师，也和实验室其他成员讨教各种技术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完成研究。那时候我住在肇嘉浜路博士后公寓，离实验室步行几分钟的路程，父母与我们同住。父母是教师，有东北人浓郁的好客风情，每到节假日就喜欢把实验室小伙伴都叫到家里一起吃大餐聊天，这是我们很快乐时光，实验室小伙伴们非常喜欢来我们家享用美食，再吹吹牛。临近年末的一个周末，大家又来我们家小聚，这时候蒋老师出差回实验室，发现组里一个人没有，一打听得知大家都到我们家了，他喜欢和学生们聊天，于是不请自己就来了。我刚好在楼下电梯里碰到蒋老师，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面露喜色，和我一起进电梯，便急对我说，付伟，这是你投到 *Biophysical Journal* 文章的审稿意见！就这样，蒋老师带着这样一份惊喜大礼来和同学们一起吃大餐聊天。这可是我在分子模拟领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也非常兴奋。没过一会，陈老师来到实验也发现大家都不见了，他也打听到大家都来我家吃大餐，于是陈老师骑上自行车，也来到我们家，和组里同学一起聊天吃饭，两位老师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吃饭讲笑话。席间，蒋老师和陈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笑话，我们学生发现两

位老师竟然都是段子高手，讲的都是好好笑的笑话，我们捧腹不止，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两个。吃饭间，我发现做的红焖大虾没人吃。蒋老师和我说，你这种做法不对，他到厨房让我把剩余的虾用盐水煮，在用醋和姜丝做好蘸料，做法简单但奏效，果真大家好给面子，虾全部吃光，我也学了一手新烧法。吃饭间，陈老师 and 蒋老师坐在一起，突然听到电话铃响，于是陈老师拿出手机，说了好几个喂，竟没反应，但电话铃依然响，这时蒋老师却突然发现是他的电话响，便拿电话接，大家轰然大笑，很是欢乐。我母亲是语文老师，爱好文艺，每每聚餐都会要求大家轮流出节目，以唱歌为主。轮到蒋老师，我们便望向他，他不慌不忙，说自己曾经学过黄梅戏，众人都不自觉或大或小张开了嘴巴，我们有点震惊，蒋老师在我们印象中是个拼命三郎的学者。我母亲坚持请蒋老师唱上几句，于是蒋老师就站起来开唱，果真是字正腔圆纯正的黄梅戏唱腔，只是声音嘶哑了一些。唱完，蒋老师告诉我们，他近些年声音嘶哑就不怎么唱了。

严厉的慈父

有一次蒋老师太太徐老师需要做手术住院一周多时间，蒋老师工作非常繁忙无暇照顾小女儿惜惜。药物所领导班子商量，觉得惜惜放我们家最合适，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我们自己当时没小孩，父母也闲着无聊，蒋老师很重视孩子教育，就这样，惜惜放我们家一段时间。惜惜小时候和蒋老师很像，有过剩的能量和精力，也有些小调皮，比如吃可乐拌饭。放我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刚起床7点多，蒋老师上班前就到我家来看望女儿，帮她穿衣服，给她讲要做哪些事情，说得很细致，孩子很开心。

岁末的一个周末，同学们又被邀请来我家吃大餐，我母亲买了好些螃蟹煮好备着，红通通地放一盆在桌子上，惜惜天性好动，早就按捺不住，心思早就飞了，把老爸交代的事都忘光了，就盼望课题组的同学们快点来。终于到了晚餐时间，孩子看到大家都来了，非常兴奋，比较盼望大家吃大餐大半天的时间了。蒋老师终于来了，可是一进门先询问孩子功课情况，显然惜惜过于兴奋交代的任务早就忘在脑后了。只见蒋老师一声不吭拉着孩子的小手离开，孩子一边哭一边回头看桌上红通通的螃蟹，毕竟期待一整天了，我一直愣在原地目送他们离开，想不到蒋老师带孩子竟如此严厉。

又有一个周末聚餐，当天有点冷，蒋老师怕孩子着凉，便伸手拿起沙发上拉

起淡藕荷色的枕套往惜惜身上套，半天也套不进去，原来淡藕荷色是惜惜当时最喜欢的颜色，蒋老师误以为这是她的衣服，怕她冷就给她穿，发现不对，众人都笑了。我们发现蒋老师对孩子真的是上心，想不到蒋老师这样的大科学家心里满满是对孩子细致的关爱和照顾。

好丈夫典范

近些年我虽然越来越忙，但每年要找徐老师聊天一两次，每次聊天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每次聊天期间，蒋老师都会给太太打来两三个电话，其实电话里也没什么大事，但蒋老师总是忙里抽时间和太太说说话，尽是对太太满满的爱。在蒋老师几篇散文中我们也看到蒋老师喜欢带太太到特色美食蟹黄小混沌，逛逛江南巷子。

老师的关爱

有一次蒋老师做颈椎骨修复手术，我家离蒋老师家不远，便去看望。当时蒋老师脖子上带了一个比较大的支撑器，临走时送我出门，他一直目送我离开，我都要进车了，老师突然对我说，你们这些学生虽然毕业离开组里多年，但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感觉自己虽然是嫁出去的女儿，但一直有娘家恩师的关爱，心里很暖。

最后一面

2021年在沈阳开全国药化会议时，蒋老师在一个楼层进入电梯，电梯里只有我们俩个，不想竟这样见最后一面。蒋老师知道我遭遇了生活和工作较多的变迁，一改难以接近的刚硬形象，满是关切地看着我，他概况地帮我分析了形式，他觉得我一起都好就放心了许多。老师竟然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还记挂我们这些毕业多年学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现在一想起最后一次见面时老师关爱的表情和话语，就不禁泪如泉涌。

恩师外表刚硬，却侠骨柔肠真性情，内心极尽柔软善良。

不想昨日传来噩耗，太意外，无比震惊，真的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老师实在是太累了，一个热爱生活，多才多艺，文笔了得的江南才子，却一直超负荷地献身国家创新药工作，为国家实验室而战到生命最后一刻。您现在歇了世上一切的工，老师安息，一路走好。